



嶺南之西樵也

後世之西樵也當湛子講席五

中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

之山 湛甘泉先生文集（二）為代書

佈于珠三角各地是這一（明）湛若水 著 現社合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

# 湛甘泉先生文集（二）

（明）湛若水 著

佈于珠三角各地是這一

現社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汪尚和問伊尹耕于莘如何見他是樂堯舜之道

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

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於我也我固有之也但係於

覺不覺耳自有自求自覺自樂堯舜不能分以與我我

亦不待求之於堯舜此一事於耕莘阿衡自不相干

王盤問日用切要功夫道通曰先生之教惟立志煎

銷習心體認天理三言者最為切要然亦只是一事

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所以合一之義敢請

甘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此一大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功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于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七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衝與節夫偶論及禮樂謂魯兩生有王佐才節夫不許問何以見之衝謂只被他不肯行便見這兩生就

裏有許大說話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制禮作樂須達天德者能之當時漢之君相未可以語此使兩生而行只與他虛弄得精神昔者聖王之官材也聾者司火瞽者司樂跛者僕者各有所任是以野無遺才四方風動是何等氣象周公之爲相掘髮吐哺以見賢者而猶恐失之是何等精神漢之時朝廷無尊德樂道之風大臣未見休休有容之量以是知得當時君相皆未知天德王道之學此兩生所以不肯行而且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豈無見而然哉但衡則謂使當時君相誠有志於天德王道之學只消

三十年而禮樂亦可興矣何如

亦看得好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一句是格言但自孟子沒後直至秦漢聖學不傳然聖人格言遺意亦自流傳以其去古未遠也觀於禮樂樂記儘有格言未可便許他有天德王道自孟子而下周程而上難以此許人兩生不行只是識足以及之高出於一時之儒者矣

周衝問學易如何是功夫要約處

體認天理終日乾乾便是學易一部易只說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夫更有何事吳球問仲尼之川上子思之鳶魚儿以言乎道體也

君子終日乾乾其默識乎此否

正是如此看此是聖學大頭腦要察識乎此乃有用力處開眼無不是這個克塞無不是這個流行

球問思者聖功之本不出位焉耳矣出位之思憧憧往來也夫是故四時行百物生皆自然也然與

四時行百物生皆自然固有是理然未可驟語須在思無邪上用功久則自見

石廉伯問先生說格物兼身心意俱至而不及知又以知本卽知至而所謂本者卽格物是也於意云何至之之功兼知行蓋已於上文知止定靜安慮見之矣

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已自明白其廉伯謂不及知者徒以下文知至知本而此乃不及知殊不知下面知至乃是了悟處卽伊尹所謂先覺孔子所謂聞道中庸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聖學極功至此了手矣比前所謂知行乃纔去下手者不同不可不仔細會也下所謂知本卽知至者謂修身後兼意心一齊都了乃知知本者修身之道也猶上文物格而後知至也知本及知至知之深卽上所謂了悟所謂先覺所謂聞道所謂達天德也此是聖人地位

衝嘗與謙之論事有應不去處不還只打轉心上



克拓其良知知是以及之則事無難處者仲水云事有應不去處不下底多牽帶了私不能致一然否

良知者何天理是也到見得天理乃是良知若不見得天理只是空知又安得良這個天理之知譬如一把火在心上又如一面明鏡在手上隨事隨處卽時能照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待應不去處不得乃回頭求良知也其有如此者卽是功夫踈脫處所以吾每每勸諸君終日終身體認天理也天理卽是德性之知

呂子言吾輩今日只是講着要行不是行就是朱陸

二公亦只是如此朱子能篤行亦不及二程子已在路上走也若要走須在事上磨煉如禮樂兵刑制度皆所當講言動不消說衝謂仲木平生言論多切實類此甚有益但謂禮樂兵刑制度皆所當講此心却又逐物去了因言貴在知所先後何如

二說議論得皆不可廢但欠合一耳就知就行就講就行講者求所以爲行之地也譬如行路目視足行便是知行並進頃刻相離不得路之中途便有多歧三义處不講知之卽一步不能行若不行卽不到得路歧三义可疑處又從何處講得故在家時講岐路恰似說夢也

卽一言亦不可有矣道通所謂貴在知所先後却似分  
 作兩截看了知行心事無有先後至於言仲木說理會  
 名物度數時此心又却逐物去此則淡中學者之病夫  
 子於夏禮殷禮周禮無不學蓋聖賢學以明此心非以  
 累此心也其理會時心不逐物去卽一舉兩得此吾所  
 謂皆不可廢也夫子斟酌四代禮樂須是能理會高手  
 否則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何從理會又嘗語之云中  
庸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理隨時變易卽道也時又安得有定本  
至於平日所講只可到大節上如父坐子立君尊臣  
卑然古禮亦有子冠而見於母母拜之父祖之尸亦  
有荅拜子孫之禮今則不然古者臣拜於堂下君辭  
之乃升成拜君亦有揖臣之禮今則不然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皆是隨時又有定本只是一個天理

上卷之集

卷之二

新泉問辨錄

新泉問辨錄

二

身文集

卷之八

五

變動流行不居耳如彈棋者須看他那人動手如何我纔動得手只是隨感而應之

衝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恐是賢人之事若聖人則率性而行無俟於擬議也伯生云同只是一個擬議但有生熟不同耳

擬議皆在心卽所謂體認天理也而後言動者言動由中出也久則熟而變化卽聖人矣聖人賢人皆有功夫但聖人聰明睿知足以照之賢人則須體會乃通生熟不同蓋得之矣

徐問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忠信以進德宜無往非誠也而又曰修辭以立誠何與

修辭卽是謹言言心聲也與心相通一而最易躁妄難禁者莫過於言故聖人每每於此致意焉告顏子以非禮勿言告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詎張橫渠亦云戲言生於思也故君子終日乾乾雖無往非誠而此尤爲緊關纔妄言時心已不誠纔有謹言之心卽是誠也卽是踐履實地故曰居業不然聖人何故如此諄諄欲人謹言又不是要謹得言語來令好看好聽也

衝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時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

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輔衝言所不逮者

雞抱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癩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抱之雖勤亦癩了學者須識種子乃不枉了功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有

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

衝問儒釋之辯是此非彼終當有歸一處如何請詳予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首欲知誠淫邪遁之害心蓋此是第一步生歿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辯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岐路上辯辯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

其泉文集

卷之八

七

小公私足以辯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在天地萬物中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自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

田叔禾問氣也理也性也一物而三其名者也自其流行而言曰氣自其條緒而言曰理自其人之所與



而言曰性是故盈天地間皆氣也卽理也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陰陽運而五行分焉其間純駁清濁偏全之不齊中而全也者氣之常也偏而邪也者氣之變也孟子之言性善語其常也孔子之言性相近語其變也夫凡民之性旣已非中而形生神發之後又有物欲之私以牴之其害性也甚矣孔子所謂習相遠者也是故君子之養其性也修其稟賦之偏克其形體之私斯二者皆所以求性之中衝未有對請問以復之

天地間只是一個性氣卽性也性卽理也更無三者相